

上海人把厨房间也叫“灶披间”，这个称谓由来已久。在老底子的石库门，厨房与主楼后部相连，因屋顶是斜披而称“披间”，又因披间里有烧饭做菜的灶头就喊“灶披间”。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上海人以“煤”来代指灶披间，“煤”是指灶披间里的煤球炉或煤气灶。平时说的“煤卫专用”和“煤卫合用”，意思就是专用或合用灶披间+卫生间。

茂名南路的灶披间

袁念琪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，有八成人家用灶披间。不仅在石库门，也在新式里弄和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建的新村，还有一些原一户专用、后变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花园洋房。所幸我家在茂名南路的房子是灶披间专用，邻居和同中学合用的不少，少的是两家，多的有三四户。

外省一部反映上海的纪录片中，提到了合用灶披间，说只要数里面有几个煤球炉，就知道住了多少人家。其实，还是灶披间里的电灯泡较准。一户人家只会装一盏灯，但有可能会有两只煤球炉。如灶披间里是煤气灶，数它也算，

因为一户只能安装一个灶。合用灶披间里的电灯开关，都在各家房里，有点放风筝的味道：在自家房里一开，进灶披间；离开灶披间，进自己屋再关；也有节省的人，一脚跨出灶披间就向家人大喊“关灯”。开关如在灶披间，你的利益有可能被侵犯；若被人误用，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

为何每家都要在合用灶披间里挂盏灯？那不是灯泡和能源浪费么。只要一盏灯共用，分摊电费不就成立了么。在一个八九平方米小的灶披间里，只需一个上海人称“40支光”（即40瓦）的灯泡，就辉煌得一塌糊涂了。

因为灶披间的电灯泡是权益灯，表示你在公共空间那份产权神圣不可侵犯。在公共棋盘上，你可放棋的格子不能空，哪怕一时用不上，甚至不会用。它还是警示灯，告知共享空间者不要跨越雷池半步。它也是潜规则灯，每当灶披

间使用高峰时，其实开一两盏灯后不用再开灯。就算有人说“不要开了，大家一道用用好用”，你依然坚定不移打开你的灯。你知道不开这个灯，你的信用度、声誉和人气指数将会悄然走低且无可挽回。

灶披间里有的开关是转移到自家房里的，如自来水和煤气灶。但这难不倒上海人：同学家的合用灶披间里，在水龙头上套空罐头，上端横穿打洞竹片，洞穿锁来锁住两头。那时煤气灶多是生铁灶，有两排一红一黑两开关分别控制灶眼大火与小火；用一竹片从上下两排的开关中穿过，一把小锁把门。这样，用自来水和煤气时开锁，不用则锁上。这一切，均是无合同下当事人自我经济利益的保护，是合用灶披间者共同遵守的无形的合同。

无形契约中的人还是有情感的，时时听见这样的呼喊：“张家姆妈，灶披间的灯既关脱。”这比“不要开了，大家一道用用好用”显得实在而温馨。随着上海人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，合用灶披间越来越少；那些公共空间里的门框和精明，已融入了向前看的日常生活。

《庄子·田子方》有云：“微夫子之发吾覆也，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。”所谓“发覆”，就是揭除蔽障。徐霞客熟悉传统典籍，在其《游记》中往往信手拈来有关典故，准确发覆其书证，注家责无旁贷。

《粤西游日记一》崇祯十年（1637）五月初一日记：“余时倦甚，遂憩卧一觉，去羲皇真不远。”全本注云：“羲皇：指伏羲氏。古人想象伏羲以前的人，无忧无虑，生活闲适，因称太古的人为羲皇上人。”另一全本注云：“羲皇，指伏羲氏，即太昊，古代传说中人类的始祖。”如此为释没错，但“羲皇”与“憩卧一觉”有何关联，并没有讲清楚，仍令读者一头雾水。所谓“羲皇”，即“羲皇上人”，指伏羲氏，古人想象羲皇之世其民皆恬静闲适，故隐逸之士多自称羲皇上人。晋陶渊明《与子俨等疏》：“常言：五六月中，北窗下卧，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羲皇上人。”显然，如果不以陶渊明此文为书证，就难以体会“羲皇”与“憩卧一觉”的这一内在的关联性。

《粤西游日记一》崇祯十年（1637）五月十四日记：“又东北共三里，过矮山。其山在尧山之西，漓水之东，其北复耸一峰，如拇指之附，乃石山最北之首峰也。”什么是“拇指之附”？全本译文作：“如大拇指附着在手掌上。”另一全本译文作：“就像依附的拇指。”两者取义大同小异，皆令人莫名其妙。新近所出版某全本译文甚至作：“如手掌上附着的大拇指。”这就更匪夷所思了，堪称“以其昏昏

使人昭昭”，真令读者如堕五里雾中。其实，“拇指之附”即“枝（qí）指”，谓大拇指旁的歧生之指。语出《庄子·骈拇》：“骈拇枝指，出乎性哉。”唐成玄疏：“枝指者，谓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，成六指也。”唐陆德明释文：“崔云：‘枝音歧，谓指有歧也。’”明代著名才子祝允明（1461—1527）即因右手天生六指，而自号“枝山”。

徐霞客在《游记》中非常注意考察山体是土山抑或是石山的区别，显示出其地理考察的科学性与系统性。在广西桂林，随处可见石山耸立，山环水绕，与清澈的漓江相映生辉。尧山最为高广，为桂林少见的大型土山，而在其北侧与之相连的小山，则是一座石山。两者迥然不同，一大小姑且不论，形貌却又迥然不一，徐霞客以“如拇指之附”巧妙比喻一座与尧山相连的小山，极为贴切。读者若不明《庄子》的这一书证，就难以体味这一比喻的个中奥妙了。

《粤西游日记一》崇祯十年（1637）五月十五日日记比喻桂林屏风山：“一山之麓，靡不嵌空，若垂云覆翼焉。”何谓“垂云覆翼”，某全本译文作：“好像下垂的云层下覆的鸟翅一样”，另一译文作：“就像浮云垂挂、鸟翼覆盖一般。”如此“硬译”，实为费解。“垂云覆翼”乃巧用典籍中语，语出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”以此比喻屏风山“高广壁立”与“莹洁如新琢玉屏”的舒展雄壮形态，堪称神来之笔。

《游记》书证的发覆

赵伯陶

故乡的李子

王继怀

我的老家在大山深处，放眼望去满眼都是山，峰托着峰，岭推着岭，山上下全是树。林海里散落着十来栋小木屋，乡亲们从屋前屋后的山坡上、梯田里、道路旁种了很多果树，梨树、橘子树、李子树、桃树、枣子树……记得我小学毕业前，我家是没有李子树的。我家种李子树，缘于一个故事，缘于我第一次做生意。

那是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的事情。记忆中的那年夏天，天气特别炎热，太阳如火笼罩着大地，把土地烤得滚烫，树上的鸣蝉

声嘶力竭地叫着。一阵热风忽然从田野里吹来，地面升腾起一股热流，仿佛整个山村都是热的。也是在那个夏天，我家里的水稻生病了，必须买农药来治疗，然而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，乡亲们生活也不宽裕，很难借到钱。

水稻对大山里的农民来说，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，因为关系到一家人一年吃饭的大问题。如果不买来农药治，没准几天水稻就全完了，一年就失收了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几天老实巴交的父母都急

得睡不着觉。看着父母着急，我也在着急，一个人的时候眼泪就不争气地往下流。那时我暗暗地想，一定要想出办法解决难题。

正在我们冥思苦想的时候，我突然抬头看到我家旁边堂叔家的那棵结满了果子的李子树。脑子里立即有了一个念头，那就是用赊账的形式，把堂叔家的李子买下来，然后挑到街上去卖，用赚来的钱

买农药。那时，乡亲们很少有做生意的，就算是自家门前果树上的果子，也大多是自己吃或送给邻居吃，实在吃不了就烂在树下，很少有拿出来卖的。我鼓起勇气跟堂叔说了我的想法，从没做过生意的堂叔满口答应，并说赚到钱就给钱，没赚到钱李子就免费送给我了。我回家把想法告诉了父母，他们听后非常惊讶，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没有做过生意，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办法。父母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找到钱，于是就同意了。



那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清晨，灰色黎明的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晨星，月亮还在天空中。因为要去街上卖李子，父母和我们兄妹都很早就起了床，全家人把堂叔家的李子全摘了下来，然后用清澈的井水把李子洗得干干净净，装进了竹筐。

匆忙吃了早餐后，父亲带着我们沿着那条印满牛蹄印、高低曲折的山路去赶集，每一步都要走稳，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倒甚至滚下山坡。沿着这条山路，我们把李子挑到了离家三十多里地的街上，鼓起勇气叫卖起来。没想到的是，那天卖得很顺利，李子很快全卖光了。一算账，还了堂叔的赊账款，还赚了八元钱。也就

是用赚来的这八元钱，买了农药治好了我家生病的水稻，那年我家的水稻有了大丰收。

第二年，父亲在我家的菜园里也种了几棵李子树。因为有他的精心照顾，李子树每年都挂满果实。每次摘李子时，父亲都会说起卖李子给水稻治病的故事。

最近迷上了陶艺。此刻，旋盘上，一团黄泥巴正跟我较劲。我盯着它，肌肉紧绷，拇指用力下压，想“驯服”它。泥却瘫软、鼓包，像醉汉晃悠。老师沾泥的手指点了我发硬的小臂，说道：“放轻松。想想堵车时听的歌，冰箱里的蛋糕。”我勉强抽神，思绪掠过地铁人潮、老板邮件、蔫掉的绿萝……忽然，指尖触感变了。泥不再是死敌。它在旋转中有了律动，内部纤维在拉扯。紧绷的意志一松，不再强求“完美碗”，手指竟自己“知道”该往哪去。拇指轻探，指腹贴着冰凉泥壁上提——一种陌生的流畅感涌来。泥壁变薄、升高，一个浑圆的形状在旋转中悄然显现。

放手成器

王晓倩

我感到惊诧。老师笑着问：“不是你在捏，是它借你的手长。感觉到你的手像水了吗？”我低头看着自己敲键盘的手，被泥水泡得发白起皱，此刻拂过泥胎，竟渗出笨拙的温柔——一种不预设结果的触碰。泥巴在我指下服帖地变着形状，我也不再死盯“成品”，整个人沉入了与泥团无声的“絮语”。

转盘的喻鸣、隔壁姑娘的抱怨和窗外车流的聒噪，逐渐成为模糊的背景音。我的呼吸不知何时慢了下来。会议室里争辩的我、为目标发愁的我、想“证明”的我——如退潮般悄然隐退。只剩下一种纯粹的“在”：与泥、旋转和空气同在。没了“我”的蛮横指挥，某种更真切的东西，顺着指头，汨汨流入了泥中。转盘停稳。一个圆墩墩、沾满指印的泥碗，像从大地里拱出的生灵，稳稳立在那里。

下课出门，梅雨季的声浪兜头罩下。雨点淅沥，在霓虹里砸起水泡，沿路缝不紧不慢淌向排水口。看着自顾自流的雨水，老师的话在耳边回响：“心思啊，像得水。流到该去的地儿，该是什么样，自然就是什么样。”

当年插队落户的生产队，年年都种有几畦西瓜。几只畦而已，是不敢多种的，因为种瓜就违背了“以粮为纲”的政策，公社和大队都会查勘督办，倘违规，队长便会被彻查、撤职。然而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经不起“甜蜜的诱惑”，都偷偷地种。那时有句流行语：“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，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，一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。”解释下的话，就是养猪羊不如养母鸡，养母鸡不如种蘑菇，种蘑菇不如种西瓜。诚然“没有腿的”不局限于西瓜，养鱼也是嘛。

我们队里的瓜田离村子很远，四顾皆旷野，有个大的茅草棚，既是牛厩，也是瓜棚，着一位老农刘叔守护，既是牛信也是瓜信。刘叔个头魁梧，总是端着笑脸，平和近人，似乎牛顺从他，西瓜也亲近他，牛就养得壮实，西瓜也长得甜蜜。到了西瓜成熟



时，队里的“青头”都会溜去偷吃尝鲜，但不敢放肆，偶尔为之，刘叔也会放上一马。刘叔心慈，可队里有少数人眼睛专门盯着，还特地到我们知青的茅坑探究排泄物中的“证据”。这证据是难以辩驳的，因是偷吃，就狼吞虎咽，瓜瓤瓜子一股脑儿吞下了。队长知道后也只是付之一笑，表面上说上我们几句，余下的就不追究了，只关照刘叔明年扩大些瓜田面积。

第二年，队里果然扩大了些瓜田面积，刘叔又去觅来了好的瓜种，经春抵夏，眼见得瓜田里滚满了讨喜的西瓜。队长把我们领去瓜田，指着说道：“给你们几个知青装满一船的西瓜，成本价，摇船回去孝敬孝敬爷娘吧。”队长的话让我们喜出望外，这可是我们想提而不敢提的愿望啊。要知道，西瓜那会儿是稀罕之物，市场上少见又价高。于是待瓜晒透长足，刘叔摘下用手指弹得“咚咚”响，算是检验过关，遂笑得越发甜蜜，那笑容表明，他种的西瓜送去孝敬知青父母个个上乘。

西瓜装满船，我们便满载着甜蜜启程回故乡苏州。心境是愉悦的，但水路迢迢又艳阳高照，途中的艰辛不消说。那条水路穿用直、绕车坊、过斜塘，途中一个湖泊衔着一个湖泊，靠不得岸，没有绿荫可躲，水汽蒸腾，热焮烤人，好似置身于蒸笼之中。不过在掌橹撑篙火辣辣难以抵挡之时，只要暖一眼湖里滴溜滚圆翠绿可人的西瓜，想着亲人吃到蜜水横流的西瓜而面露笑容，心里顿时凉快了许多。记得我们一共四位知青，轮番摇船划桨，从旭日东升一直摇到夕照满天，方始穿过苏州娄门水城门进入市河。

多么亲切的故乡市河！鳞次栉比的枕河人家，河沿皆门窗敞开，老老少少吃起了风凉夜饭。沿途一些老人眼见满船西瓜，连连赞叹：“家里有插青多好哇，从乡下摇一船西瓜进城孝敬爷娘，真是大热天下了场及时雨啊！”

瓜船迢迢

吴翼民

倒垃圾，看到垃圾房架子上又多了4盆绿植，问老赵是什么？他说是杜鹃花，前两天5号楼邻居扔掉的，估计一个月后会开花。垃圾房的绿植很多，老赵没什么养花的经验，他是一名保洁工，但说来奇怪，被邻居们扔掉的蔫不拉几的绿植总能在垃圾房焕发新生。

每次我来倒垃圾都会兜一圈看看，发财树和幸福树长高了，滴水观音和龟背竹又舒展了几片新叶子，最近是各种颜色的绣球花盛开，一盆盆围绕在垃圾房的门口，特别好看。

邻居们觉得垃圾房的风水好，家里养不活的绿植，扔到垃圾房就养好了。我家隔壁邻居有一棵幸福树，在家里养总是掉叶子，半死不活，搬到垃圾房来，过几个月就慢慢精神了，新叶子长了不少。他很高兴，就把它搬回自己家里。没想到过了个冬天又不行了，于是再搬出来。我的月季花也是，开完花后一直没动静，浇水施肥都不管用，眼见着它的叶子全掉光了，就剩下几根枯枝。以为它死了，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房的门口。过几个月，在我某天倒垃圾的时候发现它又复花了，真是又惊又喜。问老赵都做了点什么，他说什么也没做，就是冲洗垃圾房的时候，偶尔给绿植们浇点水。仅此而已。

很多养绿植的人都会发现，搞死植物的常常不是缺水缺肥，而是水浇得太多烂根。勤浇水是最容易出问题的。因为浅土层壤水分过多，不利于根系往下发展延伸，变成闷根。所以有经验的人会说“干透浇透”，最好是在植物需要的时候，一次性浇水，而不是每天浇一点。现在有一些懒人花盆，大小两

盆相套，小盆底部有吸水的棉绳，浸在外层盆的储水层里，这样水永远在最下面，植物需要的时候会自己从下面吸取水分，而不是被动地从上层接受水分。

绿植养多了，还很容易联想到育儿。这两件事的相似性很高。我最近看一本名为《园丁和木匠》的育儿书，作者的观点是父母要像园丁一样育儿，而不是像木匠一样。做园丁得先观察小苗到底是什么，是花是草是菜是树，刚开始可能看不出来，不要急，慢慢就明显了。花不一定就比菜强，有喜欢养花的，就有喜欢种菜的。对喜欢养花的人来说，韭菜就是杂草，但对喜欢包韭菜合子的人来说，花就是无用的。所以花草都没错，错的是审美单一的人……

看出来就要去学习怎么养护这种特定的植物。它是喜阴还是喜阳，是耐旱还是常湿，多久需要施肥一次，需要多大的空间来养护，后期要不要剪枝，要不要灭虫……这些都是学问，要边学习边养护。然后就是静待开花或者结果，时节到了就好了，急不来也压不住。开了花以后，欣赏完了，你的使命还没完。残花需要及时清理，果菜有自己的休眠期要维护。很多花草都不是只开一季的，护理得好就能绵绵不绝。

做园丁有很多麻烦事，养孩子也是一步一个坑，所以当父母的不要对自己太苛刻。孩子跟植物一样，都是活物，都有生存本能，养护者不要控制欲太强。特别是经验不足的时候，顺其自然比拔苗助长好。还是那句话，生命自有出路，无心插柳成荫的事比比皆是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，小盆底部有吸水的棉绳，浸在外层盆的储水层里，这样水永远在最下面，植物需要的时候会自己从下面吸取水分，而不是被动地从上层接受水分。

绿植养多了，还很容易联想到育儿。这两件事的相似性很高。我最近看一本名为《园丁和木匠》的育儿书，作者的观点是父母要像园丁一样育儿，而不是像木匠一样。做园丁得先观察小苗到底是什么，是花是草是菜是树，刚开始可能看不出来，不要急，慢慢就明显了。花不一定就比菜强，有喜欢养花的，就有喜欢种菜的。对喜欢养花的人来说，韭菜就是杂草，但对喜欢包韭菜合子的人来说，花就是无用的。所以花草都没错，错的是审美单一的人……

看出来就要去学习怎么养护这种特定的植物。它是喜阴还是喜阳，是耐旱还是常湿，多久需要施肥一次，需要多大的空间来养护，后期要不要剪枝，要不要灭虫……这些都是学问，要边学习边养护。然后就是静待开花或者结果，时节到了就好了，急不来也压不住。开了花以后，欣赏完了，你的使命还没完。残花需要及时清理，果菜有自己的休眠期要维护。很多花草都不是只开一季的，护理得好就能绵绵不绝。